



117
348
3

墨子卷之五



歸安卷茅坤校閱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閔使蜚廉折金於山川，

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

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

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
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
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
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
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
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
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
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
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

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
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狶猶有鬪惡有士而
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
狗狶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
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
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
大夫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
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
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

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階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

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

守

不

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何石子曰。石去之。為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_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子乎。

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為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此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而作之。欲善之

反一作友下同

術誅遂三字疑述

疾不一作不疾 利

自已出也。今誅而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

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日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犢豕，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求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

句句

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覽曰：我聞子好勇，駱滑覽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

子如句大平御覽引作子
宜勸又作子宜勸我

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母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

於

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

彼苟以下七字一本無校注
盧云此下疑有脫文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
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
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
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
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
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
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蠹之宰，不
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

命替
春墨曰墨也之墨作
黑校注作墨

墨子曰：今賢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
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
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
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
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
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
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離
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
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

事一作士

用一布之慎也。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閔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

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止，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十人有餘。若有感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

數百下脫人處二字

千金校注改作千金注云舊作
盆誤古與鎰字只作益或作
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
為名

在

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曰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
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金授我五百盆故去
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金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
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
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
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
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
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

信

信從

財一作則是

北

焉

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
徒雖有閔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
無閔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徒不可勝計然而不
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
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
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為日者曰我謂
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
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
乙殺青龍於東方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

李本句校注引御覽改作禁天下之行者也

白龍於西方以才發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獲而擲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獲而擲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子

子由本身耳誤

而

子由本然而疑

可一作乃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石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

校注云偽經當作鷓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

欲攻伐無罪之國奪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
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
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
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
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
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
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
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銜人莫知取也。今子
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

義疑美

精疑精

義疑戴燕
總當作忽蓋笏也

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
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
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
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
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搢惇儒服而以見子墨
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
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
桓公高冠博帶金劔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
文公大布之衣羊革之裘常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

晉一作衛

不衍
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
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
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
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禔易章
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
舍禔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
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
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
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閔叔為天

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
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
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
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
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
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
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
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豈
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

校注云葆言包裏其髮又亦
云舊作亦知是此字之
即且字以意改

而孰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
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
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孰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
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
孰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
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
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
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
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

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
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
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
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
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
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則穿井
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蕪為聲樂
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孰

三下則其三百
三曰則其三百
三曰則其三百

三日之喪下校注云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棺棺三寸服喪三月

春甚曰故何忍創

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容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保謂擲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子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妻兒子哉子墨子

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

迷一作逆

薄吾下一有者

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及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城也子

鳥

早

早

其

墨子與程子辨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為聞熟早之憂則高魚聞熟早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魯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狗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第五人者亦

其
其
無疑
當

富貴下
福

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第曰子無我葬常為
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第四第
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
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
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
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
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
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

跌
一作跌

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
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
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
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
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
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
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
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
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

一工服問字

春墨云一門下恐有缺文

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若。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

春墨云翟衍又云甚不仁恐衍

下告一作吾

春墨云告毀子恐子毀按注改作告

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跛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也。

歐一作敵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雖忍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早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而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是諸侯

魯問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雖忍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早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而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是諸侯

賊

反一作及
王一作夫

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若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

殺一作殺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天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

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於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

多吾一作吾多 吾作我

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觀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

春墨曰為當作謂
子為一作子培

焉

詳

未一作未

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下有善則訪之上。

未一作以

外下有匡字

與

藝文約作約無與字
蚘作蜚 義作肉

頁稱同

而無敢以告外。太祖廟諱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鮒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蚘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豈不費哉。魯之南

一作耕而食天下之人矣

夫

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吳慮上語義耳吳慮上語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

後下脫當

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本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

子
與下脫不字

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來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

量

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不能以封為哉？抑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耀也。鈞之耀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憊音湛，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

權下同鈞一作鈞是

而於之而春其曰而如回
於一作之

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柎肺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不祥也。多財。而不

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

將矣字不知二字誤合求
字諸本作來可從而來字
為句

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
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
墨子曰。焉在矣。求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
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
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
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
為。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
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
不義。何故不受王誅。曰。公然而及王。故曰。難則難矣。

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
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
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
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斬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
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
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
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

下與校日本後函

曰義術一魯自字

量

也

若

狎中發航一狎字

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
 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
 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
 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
 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
 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退離。故
 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
 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
 猶者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于舟戰之鈎強。公輸

斷

子削竹木以為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
 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不如翟之
 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
 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
 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
 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
 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戒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

公輸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戒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

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子不
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
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
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糠
糲，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
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
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龜鼉，為天下富，宋所
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糲也；荆有長
松、文梓、楛、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

無一作有

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
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
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
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
盤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曰：吾
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
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固之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曰：善哉。吾請無攻

王

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備城門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鈎、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傳、輻、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脩，守器足，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

問一作問 下同 敢

具 推一作推 校注云推粟言 按推者推誤

雖善下校注盧云此下當有 而君用之字

故一作尚
縣下校注据太平御覽增門字

施一作於
向扁校注改作門扇云据下文

孔攷之校注以意改作孔孔之
且曰起下疑脫桐字

幕
四尺下校注云已上縣門之法

棧一作機
孫八一作陽也

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問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士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為度。塹之宋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孔攷之。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永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瀑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

下銅字校注疑衍

校注云貌疑視字

鋸椎下校注云已上救車火之法

表十一作表中
校注据前漢書改表作棗

推一作摠
箭一作衛

石
中字抄後漢書千鈞鐵

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銅金。若鐵鏢之門。關再重鏢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持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校注作渠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楷趙披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及攏縱二步積石者。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

丁下亦皆同可改

共一作沙

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芘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
罌盛水有奚奚大蟲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
屍長三尺喪以第瓮亦端堅約七十步積搏大二圍
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鑄容石
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持涉母下十石二十步置坐
候樓七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
之夏蓋亦上五十步一藉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
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尚必為閤籥守之
五十步積薪母下三百石善蒙塗母令外火能傷也

鞠一作鞠

什一作什

校注物疑吻培疑
培又松太平而雙再
再十壘改作一开并
十壘

術一作術

百步一攏椳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
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七廣前面九尺
高七尺樓物居培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壘以木
為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行大
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
衝術百步為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
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
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關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
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

校注云狸狸省文

校注云衍一五字

重士校注以意改作重土

纂校注以意改作幕

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尺
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
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狸渠鑿坎覆
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
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槿之五五十步一廁與下同
園之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陣者不用
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
步一樓机机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
渠之為樓加藉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

若也校注以意作若他又云州道
疑周道

校注作一帛尉注
云帛同伯

校注云說文云圍特立之戶上圍下
方有似圭

知

爨

立按內疑穴下內穴混錯

校注云潔當為擊

室若也奇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
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
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
兩扇令各可以自開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
者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糝杯馬矢皆謹收藏之城上
之備渠謗藉車行棧行樓到額臯連挺長斧長椎長
茲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三尺而
一為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
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同處木大

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母下五十後使卒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榭使重室子居市上候適視中能狀與市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匣而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錡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鑷柄長八尺

可下同校注云能即能字說文云能或从人本字校注作木是且字校注云當為具蓋上一作盡之可從

亦一作其

交字校注以意作交

十步一關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榭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眾以選吏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而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

卞下換亦

也校注以意改作他

義春量本以潛本作養核
注本直作養

第一作壅非

開一作關

時一作持非

事得下校注
云下脫簡

土

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義毋得上城冠在城下
牧諸盆壘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五百城門內不
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倪行棧內開二關一堞
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伐除去之
寇所從來若昵道僕近若城場皆為扈樓立竹箭天
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待
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為之柰何子墨
子曰問穴世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
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

百當作十校注作十字

宕一作容

校注云曰作宕以意
改作容又云之知
二字疑倒

遂校注云同隊

象一作數

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
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
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
圍宕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
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
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
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十人丁女子二千入老
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
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令吏

夫古和刻作大古故此改作大古
然按注即作夫古亦如原字而
可

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
非亦故人乃亦鎮章也身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
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
也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
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
澗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
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谷四十斗
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
之審知穴之所在罌內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尺

愚字校注据下改作愚又
翟以意改作習又離竈
下有口連二字
按春臺本又以朱補入口連二字
救一作致

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
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
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
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
如窰令容七八負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索穴且
愚以頡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橐事者勿令
離竈版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
罌亦版令容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
攸當之以予救竇勿令塞竇則塞弓版而却過一

攸校注以意改作版又弓改
攸列又云却此却字俗寫

又改作徒

可

內士竈之校注亦改作穴又此改作柴

內高內雞二內字校注改作俱作穴

到新新筮

竇而塞之。鑿玉亦竇通亦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窰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難鑿玉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斬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杖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益蓋井口。

毋令煙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轆一束樵梁廠

麻

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端鈎佩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寫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負士無柱与柱交者穴二窰皆為穴月屋為置更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寒穴門以車兩走為蓋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陳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常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窰客三員艾者令亦窰人伏付窰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內予以

更一作更

二一作也

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予內去實尺邪
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
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
版鑿一徧頡臯為兩夫而旁裡亦植而敷鈎亦兩端
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
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
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陝不可
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入壇莖長五節冠在
城下聞鼓音燔莖復鼓內莖爵穴中照外諸籍車皆

亦殺其

什一作什

鐵什籍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裡者四尺夫長三丈以
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籍車之力而為
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籍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
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
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籍車桓長丈二尺半諸籍車
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闡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
幕裡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
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幕之而以籍車投之
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泳代代長七寸

圍一作圍

我間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
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日十人
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擊凡輕重以擊為
人數為薪樵擊壯者有擊者弱有擊皆稱亦任凡挈
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去城
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為發
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
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
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者藉發倒

土一作五
侵一作侯

墨子卷之六

歸安 茅以坤 校閱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
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
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
本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
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弓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然則羊
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

高

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
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圓。內徑四寸。左
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鈎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
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
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鈎距
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
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
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
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麕卷。牧矢高弩

臂三尺。兩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
此車。遂具冠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亦有改注作有其
姑亡古亦有所者。四不親民。不約治。以少聞眾。以
弱。輕。陸。身。死。國。亡。為。天。子。命。植。之。恐。為。身。事。實。
再。拜。頓。首。願。遂。問。可。道。曰。敢。問。客。衆。而。勇。健。資。資。
地。軍。亦。進。退。實。得。既。施。據。備。已。足。武。士。多。車。止。備。

長柄城之薄厚兩軸五輪... 右轉皆皆於植以弦鉤... 方三寸輪子尺二寸... 尺橫臂... 攻車... 無... 十...

備極

無一作無

亦有校注作有其
其
林注樞大平御覽改作上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
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管酒槐脯寄于大
山味菜坐之以無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
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
姑亡古亦有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眾以
弱輕強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毋慎之恐為身薑禽
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眾而勇煙資吾
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出吾

邪上能守

亦

城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中，以適廣。陜為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間以鑄劍，持衝士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紫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彼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

二高字衍一字校注無一
校字

外一作則

矣。守為行城，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劍，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扇，扇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布裾門而直，築縣火四尺，一鈎楫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即具發之。

門字校注改作竈

臣曰載之門當是上三字
更之為

校注
四

死下脫士 竟一作竟
什一作伏
校注因備
休數伏作
枝注曰或同感
又云也以意改作此

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什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輜輳。二十舡為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舡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劔甲鞮。督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命。食以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輜輳。決外隄。城上為射。儀疾佐之。

擅

其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
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
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
入門中四五尺。置窰竈。門旁為橐。充竈。狀柴艾。冠即
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突

其

亦一作其

狀校注改作伏又云後漢書注輔作輪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
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
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
入門中四五尺。置窰竈。門旁為橐。充竈。狀柴艾。冠即
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其
六
下
門
中
四
正
入
置
柴
土
壘
母
令
小
柴
堆
入
門
中
支
土
壘
門
外
東
兩
知
百
步
一
支
門
外
門
各
高
置
柴
土
壘
入
門
四
正
入
置
柴
土
壘
母
令
小
柴
堆
入
門
中
支
土
壘
門
外
東
兩

備穴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
柱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大鉞前長尺蚤長五寸
兩鉞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允亦兩未穴隊若衝
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
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為柴搏母前面樹長丈七尺
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母令土
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
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

亦一作其
文一作天
慮必一作
心慮雅校注
改作抑文

說文曰特之字上圖下方有
似耳亦一作其下圖

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母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
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
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齡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
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鑿亦
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
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今耳皆令
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
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長六尺狸
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輶輶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

一令校注作令一下一令
人同

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
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
長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
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為度置火跡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
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
狸者三尺樹渠母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
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
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

夫一作夫

權校注作推可也

按注曰唐字字書無龍字
備城門作龍疑皆龍字

上三十步一龍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
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新布長六
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
欽水甕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彘各二財為卒乾
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
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甕
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堅為斗城
上隔棧高二刻亦一末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
自閉也救圍池者以火異爭鼓橐馮瑱外內以柴為

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
為狗犀者環之墻七步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
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
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
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壘深平
城置板亦上冊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櫛若松為穴
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壘石外墀高
七尺加堞亦上勿為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
橐橐以牛皮鑪有兩甕以橋鼓之百十每亦重四十

橋是也

一作如

橐橐一作橐 下同

北

佩

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
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
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
去而入壅穴殺有佩佩為之戶及闔鑪獨順得往來
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
內為傅士之口受參約象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
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
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
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

城一作成木一作本

具一作具校注亦具

之為鐵鈞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鈞客穴者為
矩戟短弩畜矢自足穴徹以闔以金劍為難長王尺
為釜木尿管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
上埋穴中文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
置具全牛交豪皮及祛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徹熏
之以斧金為斫尿管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
四為斤斧鋸鑿鑿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
十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蓋具豪泉財自足以燭
穴中蓋持醞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

校注云交豪殼艾葉法
未詳

田一作油

醢置穴中。文金母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油。目文。其。...

傳一作傳，下同

校注云：注字未詳，城程為韻，前止疑前上室疾為韻。

校注云：脾疑脾字

車一作重，校注云：方疑，弟字。

正兵大備蛾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為注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止不止，後射既疾，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大，汜迫之，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數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

與數同

雞一作雞

天一作天 校注果當為星

深校注作漆

匪一作匪

客從校注

壞一作壞

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
在六步。一為繫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
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為鐵鐮鈎。其兩端之縣。客則
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筭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
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卜室
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梓。一曰傳湯。以當隊
家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
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鏡找長
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狸

火 垂一作垂 丈六尺 上脫二字

盧一作靈

木一作木

三尺大耳樹之。為連及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
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
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
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
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
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一尺。一枚。一節壞
斲植以押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
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鈔而斲之。經一鈎。木樓羅
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柱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

機

穴一作六非

校注
竈字
即傳字

入

徑一作埋

相雜。充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機。縣。答。隅。為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母其二十。晶。爵。穴。十尺。一下。壞三尺。廣其外。轉。胸。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埋。豎。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堙。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徑。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火。燒。門。縣。火。次。之。

火一作火待

黃一作黃

榆校注
括備
梯改作
去字
為音之
為

校注
梯備
敵之作
敵人以
衣作以
白衣

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黃。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中

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
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
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小將氣有往
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
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
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
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
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舉屠酷者置
厨給事第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

請一作諸 獨一作何

官牧一作官收

上

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
設守門三人掌右閘二人掌左閘四人掌閉百甲坐
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
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
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
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為客菌三十里
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食斂其骸以為
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
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擊緯靜夜聞鼓聲而謦所以

又... 守必... 對... 日... 同... 入... 十... 心... 刊

校注曰詳祥同又于必作
予必
又云厦當為厲

遂一作蓬

木 春臺云此下似脫簡

闡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祝
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
廟曰。其人為不道。不修義。詳唯。乃是王曰。于必懷亡爾。
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
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舍於中太廟之右。祝
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間。右置旂。左置旌。于隅
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
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遂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
校自門左。先以揮。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甌。

旗幟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
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
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
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荏旗。劍盾為羽旗。車為壘旗。騎
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
法。后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藿藿有積。木有積。炭
有積。沙有積。松栢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

后錄石校注作石

主

半

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負輕重分數各有請王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平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七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

必

校注以之予作予

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矰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園高丈為民園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心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

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
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斬
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
則勞而無功人亦為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
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
出於公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閉塞備蠻夷之勞
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
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
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粟多財民好食為內牒內行
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

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徒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其延曰持火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

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

狗一作狗是此語

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狗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間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五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黃

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譴諱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謹

曆校注以意改作魔
又五作伍

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
呼相曆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及
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
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
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
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
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
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輔將如今
賜上卿丞及吏比拾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

者守二字例 此

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
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先分守
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
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
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
晝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
各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
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
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

估按注改作佑注云佑舊作估非此右字俗加人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日斷之衝之若縛之
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
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估有功有能
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止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
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出而還若
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
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
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
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其所守與階

州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
他如今者高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
閉城者皆以執鼙昏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
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
吏各人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
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
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
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
署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

人按注作入

收

踰城不脫歸字

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

極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止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之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署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

校注云諸當為請

與大夫重厚者

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
自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疆凌弱少及強奸人婦
女以謹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徃來行者符
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
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
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為答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
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
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
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

苛心校注以意改作此言
不訶止之

日

問者失其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竊盜者直一
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
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曰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
不言人所挾藏者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
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
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
有瘳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
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
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鬪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

校注云益字疑衍

三十四

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徃勞
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
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
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斬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
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
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
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
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戰縣不城
上下不與眾等者斷與應而妄謹呼者斷總失者斷

理字棟注以意改作里

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賊鼓聲而伍後
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鄙守必自謀其先
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
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
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
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
其養譽敵少以為眾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
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
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

鄙字作鄙是

盡射冠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
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
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
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
入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
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
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
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
其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與之令無得擅

孤字被遺以意改作孤

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
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
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
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丸上上見下下
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
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
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
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窺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
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

見

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非令衛司馬
 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
 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
 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
 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害
 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歛得皆斷有能
 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
 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
 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

以受賜賞爵祿若贖此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
 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
 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
 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
 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陪之賞之什三慎無
 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宮養
 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官父母妻子皆同
 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問守宮
 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入葆宮丈五尺為

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畧視之布茅宮中
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
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
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
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
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為吏
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
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
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

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
人倍之士侯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三人守之
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書則舉烽夜則舉
火聞寇所後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
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
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為
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亦者無下里三
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
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如

校注云微職即微織

即

和到標云驚當作警
下同不必

校注云入拳間疑脫一字

可也節有驚見冠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坐擊
 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甲郭舉
 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
 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
 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
 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
 券書其枚數當同遂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
 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
 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

注云射謂射耳

注就下有路字

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驩囂賊衆其罪殺非上不
 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
 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
 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
 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
 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衆失法
 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間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
 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
 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

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嚮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隄立初鷄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察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嚮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

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側與上同園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

廣校注作應可從

又又百步亦右百步是

生

不乃測

注云織女之當云織如之
又以意改詎為距

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撐之
左百步又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
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
以急無使並慮恚癘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
乃急衝臨梯皆以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
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第丈二尺渠之垂者四
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
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
甚害者為築三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

校注葉以意改作葉

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閭術可要塞及為微職
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
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
詳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
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弁
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買與主
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
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
卸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兩臂長

郵

校注正以意改作止

以又之文亦作火

校注無一藍之一字又曰藍圍擊
相正言圍郭也謂近之

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繫再雜為縣梁聳竈亭
一鼓寇烽驚烽乱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
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
言寇所從來者少 旦奔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
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
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字守烽者事
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
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
郭内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

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以
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
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
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
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
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
歲十二石升食五升參食參升四食二升半
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
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

一矣校注別本並作美惡而
春其從之以形相為句

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冠近函收諸雜鄉金
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
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冠薄發屋
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
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
長短小大一矣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
者皆以為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天城四人
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

箭

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
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
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
五闕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
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為竹箭、尺廣
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
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廣十尺素丈二尺隊有急
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
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

取疏校注云此正字下作
蔬俗
豫下一有擅字校注亦無
皆而一本校注並作皆鑿

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慘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
謀合乃入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
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
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邊
縣豫種畜芡芸鳥喙株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
此其中安則示以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而
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長四尺大如指
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牧其支革筋角脂前羽翫

皆剝之吏禱祠自為鐵鐔厚簡為衡枉事急卒不可
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甕本為擊三隅之重
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積薪
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
者上有諛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
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
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
惡苦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
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

材

也

屬枚注潛本並作萬枚注云
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
可守

蘭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
枳城矣以鞮車輪軛廣十尺軛長丈為三輻廣六尺
為板箱長與軛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
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城小人
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
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屬家而城方三
里

墨子卷之六終

